

极光

周于阳

周于阳,1996年生,江苏苏州人。有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小说界》等刊,有作品被《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已出版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招摇过海》。《马孔多在下雨》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这里的新手。随后他疯狂了起来,嘴唇抽搐着,好像有很多情绪挤着要涌上来,但身体和意识已经断裂,只能笨拙地表达心里的激动。那是长达30年的能量积累,这张彩票刮到最后一个数字时,中奖了。休曼兴奋地将这个信号打印到信号纸上,是个简短的音符,听起来有些像磨咖啡豆的声音。休曼无法翻译这种语言,但他相信很快就能找到答案。

他没有把这事汇报总部,到下班时间后,又多加了两小时班,等待着屏幕上再出现一些新的信号,但没有等到。回到家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那是他唯一分享的对象。他们就要来啦。休曼激动地喊着,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胸口,把塑料椅当作香槟酒一样甩动。妻子也由衷地为他高兴,双手合十贴在鼻尖上,热情地感谢上帝。休曼感到自己的成果是如此真切,他要把它牢牢地攥在手里,这一小张信号纸,之后会进入到博物馆里,成为人类与地外文明交流的起源。

休曼之所以没有通报上级,有多方面的原因。刚捡了一张大钞,总不舍得一口气花出去,他想凭此建立更多的功劳,成为未来时代里最重要的人物。他安排好了接下去一个月的行程。除了见几个天文学专家,还要请教一些语言学专家,让他们帮忙翻译信号纸上的内容。这些行程里,有的需要请假,有的可以放在周末。不过在见这些人之前,他还是决定先去找一下胡里奥教授。

胡里奥是研发部的专家,是退休的前同事推荐给他的,声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先与胡里奥商量。他负责塔针的设计改进,对这一装置了如指掌。第二天下午,休曼就约见了胡里奥教授,他们在办公室旁边的一家咖啡厅见面,休曼把信号纸递给了他。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只等着教授自己去发现。胡里奥接过后看了一眼,说,什么意思?休曼。休曼笑着不说话。胡里奥把纸片还给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去工作吧,还有两个月你就可以退休了。休曼说,教授,你看明白了吗?这可是外星人在跟我们打招呼。胡里奥说,这是普通的撞击波,应该是镇上的小孩又拿石头

去砸反射针了。这事在七八年前发生过一次,你还记得吗?也有可能十几年前了。

后面的话,他全都没有听到,他的耳朵就在那一刻失聪了,仅能听见外星人的呼唤。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如何狼狈地回到家中,准备在妻子的怀里好好哭一场。但妻子正以完全不同的情绪等待着她,她准备好了酒,做了一桌好菜,刚进家门,她就迎了出来,说,我今天做祷告的时候想,你说外星人会不会也有自己的上帝?等他们来了地球,一定要先问问他们。休曼见到妻子鲜活的样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妻子说,怎么样,能翻译外星人的信号吗?冰岛。休曼停顿许久,突然蹦出这两个字。妻子问什么意思。休曼说,那就是降落的地方,等他们到了冰岛,你亲自问他们。

两个月后,休曼从信号部光荣退休,他带着妻子和儿女,举家前往冰岛旅游。面对自己的妻子,他始终声称是去赴外星人之约,但此事保密,不可向其他人类透露。只有休曼自己知道,他已经在谎言的道上越走越远了。到了冰岛以后,应该如何向家人解释,他完全没有答案,并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焦虑。妻子已经准备好了给外星人的礼物,一架小提琴,她要给外星人演奏一曲,因为音乐可以超越语言的壁垒,妻子想以此作为交流的方式。

登机大厅内,休曼焦躁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滚动屏幕上的值机列表。还有一个小时就要登机了,飞机再落地时,就到了冰岛。等见到极光,他这一辈子也有所值了,30年了,仿佛就是为了它在奋斗。但休曼并没有即将启程的好心情,因为外星人无论长成什么样,都不该是极光的模样。人老了以后就是这样,为一切虚空的设想而焦虑,也因此加速衰老。

就在他绝望之时,他看见大厅里的屏幕暗了下去,转成了新闻播报的页面。同一时间,所有墙上的小屏幕也都切换成了同样的画面。所有人都停下脚步,驻足凝视着,已经预感到了不安。过了几秒钟后,广播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

接下来,播报一则重大国际新闻。



主题词写作——

有人将至

站台

徐澍思

北京的夏天跟南方一样粘热,高温挟带着潮湿空气,很具侵略性。上个月爆发了很多场雨,每一棵槐树的每一片青叶都被一遍遍冲刷,落下的雨水溢出地表,在路边积攒又蒸发。或许是下完了所有的雨,8月之后天一直放晴,这种日子走在太阳底下只剩折磨。整座城市和蝉一起嗡嗡作响,同时交响的还有汽车跃过减速带后的落地声,公交关门后缓慢发动时的出气声。未消音的摩托,在停滞不前的高架上钻进缝隙,如鱼入水一样隐去了。

这一切的声音,都在烈日下使林如更加燥热。她不喜欢高温,她想没有人会喜欢。北京的四季,各有各的凶猛,如果把残冬那彻底的寒意与干枯和这夏日放入同一画面,这座城市会像是患了双相情感障碍。

林如是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她上次来北京还是高中。高三那年冬天,她已经不想再学习了,父母把她送来北京找姐姐。姐姐在北京工作很多年了,他们希望她能带妹妹转转各大高校,激起一点动力和斗志。

但林如压根儿没什么感触。“我考不上啊,转了又如何?”其实她更想说,考上了又如何。从小到大她总是在等,等下一趟车,等下一场梦,等下一个人生阶段,可目的地总是那样模糊。她只记得北京风很大,空气很干,路上全是几十年前的建筑和残败树干,对北京更提不起一点兴趣。从车站到姐姐家的公交上人并不多,几乎都是买菜的老人,上车还没坐稳,两站后又起身下车了。饶有趣味的是播报员,每一站到站时,嘴里都嘟嘟囔囔

着林如分辨不清的京腔,好像一台僵硬的时钟,无人问津时仍要报时,发出的却是北京特有的调调,让她莫名想笑。

姐姐本科毕业后就工作了,林如不清楚父母让她带自己转转,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到了姐姐家,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白上班,晚上还要加班,你自己想转什么学校就去转吧,没钱了跟我讲。”林如时常在想姐姐的本科到底毕业了没有,她点了点头说:“其实没什么想转的,爸妈可能就是让我来看看你吧。”姐姐一边朝卫生间走去一边说:“我的生活就这样啊,成年人都这样。你不一样,你才刚开始享受大学生活。”

这次再来北京,原本陌生的城市因为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得更加陌生。她想起姐姐的话,三年大学生活,姐姐真的有享受过吗?

她又一次在等公交,和三年前一样,是一个从博物馆出来,需要绕过一个北京城才能回到住处。她在站台等得有点渴了,摸了摸口袋才想起博物馆里不让带水,安检时她把矿泉水留在垃圾桶里了。公交站周围没什么便利店,她拿出烟盒和打火机,往没人的地方走去。她想起安检时,工作人员问她前面的两位男士是否携带打火机,林如紧张了一秒钟,但如她所料,到她时并没有问她。省去找打火机的麻烦让她心里雀跃了一瞬,随即又有些失落,想转头质问对方:“为什么不问我有没有带?为什么要区别对待?”甚至想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扔在他们面前。

这会几点着火后,她又觉得刚刚愤怒的自己

徐澍思,2001年生于甘肃兰州,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在读。作品散见于《青春》《解放军报》《飞天》《视野》等报刊。曾获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全国一等奖。

颇为可笑。她挣扎过,也只是挣扎过。大街上人和车来来往往,可她等的那趟车就是不来。她开始有点儿忘记自己在等什么车了,她只知道要往西走,而经过这个站台的车全部一路向西,这使她从疲惫变得兴奋起来。她又回到车站,盯着一整板陌生的站名,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到底要坐哪趟,她的目的地好像被人擦除了一样,又一次被烟雾缭绕,甚至仿若忽然高耸,不想让她窥见一分。于是她选择放弃决定,下一趟无论来什么车她都会上。她喜欢把自己坠入未知的选择里,如果错了,那也无人可责备。于是这难得的半日闲变得有趣起来,她甚至放下心来。而此时一转头,面前突然多了个人,戴着墨镜,拉着拉杆箱。林如站在他和路牌中间,进退两难。

虽然对方戴着墨镜,林如还是觉得他的视线穿透了出来,就像北京的热浪一样难耐。她瞥了



对方一眼,挪开了两步。

“我在看路牌。”

林如愣了一下,迈出的脚显得窘迫。她不承认是自己误会了,也不知道该接什么。没等她因为这句话而脸红失态,他又说:“你是北京人吗?”

“不是,但我来北京很久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下意识撒谎。她的脸颊微微发烫,她想高温是最好的借口。

“哦,我也住北京,但我是天津人。嘿,你去过天津吗?”

林如本想摇头,但嘴巴又自己张开说了一句:“去年去过一次。”

“天津怎么样?跟北京比起来。”他扶了扶墨镜,这个动作在林如看来好似不相信她一般,使她有些紧张。他一定知道她在撒谎。她在那一秒里开始反悔,后悔自己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后悔自

人群散去。我丧失判断

没有过渡的蓝转黑
路灯是一个个月亮

“有人将至”“有人将至”……
声音无数遍传来。大白乘风来

老杜踏月归,醉吟先生唱了一首深情的歌
我们吃肉,饮下酒里的月光

唯独没有写诗。

无人来。暖阳粘在我的脸上
只有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才变得真实

窗外远去的车轮声揪着我耳朵像是
从唐朝寄给这个秋天的一封信
抹掉我所有的嘈杂和不适

向前走

风拉着我的手,知道你要来
叫醒蓝,叫醒梦,叫醒西河边的那棵水草
以及我们储存于此的旧

一直走。白鸽回头
该说些什么?你离开时摔落在湖里的那朵云
偶尔会浮出水面,偶尔也笑笑

甚至瞪我。

我们都还未被生活的风压弯腰
一路向前,想抓点什么

银杏把秋色吐了出来
多年前我们藏于书中的一叶心事

扯住夕阳,也扯住我的脚步
慢慢回头,慢慢点亮

忘在角落里的光。那只隐于暗处的蚂蚁
就剔透了起来



木非可,本名李世发。1992生于云南大姚。作品发表于《十月》《解放军文艺》《当代·诗歌》《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刊物。

己徘徊于此,后悔自己刚刚竟然期待于未知,后悔自己在此两手空空地莫名等待。

“只是匆匆一天,感觉跟北京完全不同,不太记得了……你们那条河叫什么?”她在脑中构建了一座城市,一座她一直想去,却怎么也不知道该如何输入的目的地。这份熟悉的模糊让她挣扎。“海河。”

“对,沿着海河走了很久,觉得在天津难分东西南北,还是北京比较简单。”她在脑海中的那座城市里迷失了方向。或许自己真的去过天津,她想,只是此时的酷热天气让她中暑,那段记忆像被擦去了似的。

他笑了,又说:“天真热啊……我刚从青岛玩儿回来,在这儿转公交呢。你去过青岛吗?”

林如忽然变得失落,青岛不应该出现于此。或许是他不相信她真的去过天津,为了让她不那么难堪,匆匆跳过了这个话题吧。他一定是不相信她。她脑中的那座城一下子坍塌下来,落地时却碎成了冰碴子,冷冷的,与这炎热全然不符。她摇了摇头,好像失去了全部气力,无法讲出“没有”二字。

还未等他应答,她又开口道:“我讨厌北京的生冷与荒凉,这里的夏天也是荒凉的,整座城市除了湿热和奔波,没有一丝声响。每一站都长得一样,每一天都长得一样,我一人自得其乐,却又为不知走向何方而愤懑不已。所以我想去一座不这样方正规整的城市,我要从这个牢笼中跳脱出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跳脱出去。所以你呢,你一定要一直凝视着我的双眼吗?”

四周一片沉寂。林如恍惚了一下,不知刚才究竟是她的心声,还是已经被自己大喊外露了出来,因为忽然之间,他不再说话,她也找不到他的目光了。一趟又一趟公交驶过,此时已经进站了第不知道多少趟车。

黑夜将至,他摘下墨镜,说:“我的车来了,你也上来这趟吗?”

有人将至(外一首)

木非可